



柏 臘 圖
文藝對話集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柏 臘 圖
文 藝 對 話 集

朱 光 潛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Platon: Œuvres

Textes traduits par Croiset et Robin (1927—42)

(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Plato: Dialogues

Translated by B. Jowett (3rd Edition, 1908)

Mac Millan, London.

柏 臘 圖
文 藝 對 話 集

朱 光 潛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證登字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60

開本 787×1092 耗 1/29 印張 10 8/29 字數 178,000

(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 5,000 冊)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 (7) 0.9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譯柏拉圖對話集裏一些關於文藝理論的對話。這些對話討論到文藝的本質和功用，文藝與教育，文藝與政治，修辭術與辯證術，詩的創作、朗誦與欣賞問題。這些對話代表歐洲最早的文藝思想，其中如斐德若篇是最早的也是最完備的作品批評的範例，大希庇阿斯篇是最早的討論美學問題的專著。它們在歐洲文藝思想發展上發生過深刻的影響，最重要的是理想國裏詩人的罪狀一部分引起了亞里斯多德寫成他的著名的詩學。

目次

引論	三
譯文（附題解和註解）	一五
一、伊安篇（論詩的靈感）	二九
二、理想國卷二至卷三（統治者的文學音樂教育）	三五
三、理想國卷十（詩人的罪狀）	一〇九
四、斐德若篇（論修辭術）	一四一
五、大希庇阿斯篇（論美）	一三七
六、第俄提瑪的啓示：會飲篇的一段（論愛美與哲學修養）	二一七

附註：次第略依性質，不依寫作年代；括弧裏的篇名是譯者參照各譯本所附加的。

柏臘圖文藝對話集

引 論

介紹的用意——紀元前五世紀的雅典社會——希臘文化的大形勢——蘇格拉底與柏臘圖——柏臘圖文藝思想的中心觀念——（一）文藝的本質——摹倣說（二）文藝的本源——靈感說（三）文藝的功用——社會效益為評判的標準——關於本集的選譯註。

介紹的用意——西方文藝理論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大半都導源於古希臘。柏臘圖和亞歷山大等曾先開闢了文藝批評的道路，兩人見解多不同，後來許多關於文藝的學說大半都脫離不了這兩人的影響，不是站在柏臘圖方面，便是站在亞歷斯多德方面。文藝理論的產生通常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第一須有一個藝術創作時代，有創作經驗和作品做基礎，才能有提高到理論原則的經驗事實，也才有批評的對象；其次須有一個哲學或科學的發展，才能對經驗事實作分析與綜合，才能確定文藝的本質與功用，把文藝放在全部人類文化活

動裏，確定它的位置和關係。這兩個條件在古希臘五世紀左右是充分具備的。那正是文藝與哲學的交替時代，一個輝煌燦爛的史詩，悲劇和雕刻的時代正在衰落，一個輝煌燦爛的哲學時代正代它起來。哲學辯論的風氣既開，人們開始對許多問題作理智的分析，文藝是希臘人幾百年以來所醉心動魄的東西，當然也逃不了哲學的探討。當時這方面的思想是普遍地活躍，柏臘圖和亞里斯多德都是不同思想潮流的集大成者。亞里斯多德本是柏臘圖的高足弟子，他的影響比柏臘圖的還要大，他的詩學和修辭學可以說是後來一切歐洲文藝批評的經典。但是這兩部書都是針對柏臘圖的文藝思想而加以批判的，其中當然也還有承襲師說的部分。我們可以說，不瞭解亞里斯多德就不能瞭解歐洲文學批評史；不瞭解柏臘圖，也就不能完全瞭解亞里斯多德。我們現在介紹柏臘圖，就是要窮溯到歐洲文藝思想的源頭。再說這源頭本身也實在有它的引人入勝的地方。柏臘圖和亞里斯多德是兩個相反的人物，一個是哲學詩人，一個是邏輯教授。文藝有可以用邏輯分析的一方面，也有不易用邏輯分析的一方面。對於不易用邏輯分析的那一方面——就是文藝的活生生的變化多方的比較微妙不着跡象的那一方面——亞里斯多德往往沒有抓得住，而柏臘圖本着他的詩人的敏感卻見得很清楚。詩學是一部謹嚴而卻枯燥的講義，對話集卻是一部生動的戲劇，排演着正在進行的活的思想。所以柏臘圖較富於啓發性。

紀元前五世紀的雅典社會

希臘半島在古代是地中海沿岸許多國家的市場和交通站，也是他們鬥爭的場所。在這半島上孕育希臘文化的大半是外來的民族，他們憑戰爭征服了原來的土著戶，就霸佔了這個風和日暖的地帶，繼續向地中海沿岸進行殖民和侵略戰爭。他們把被征服的土著民族和在國外戰爭所掠取的俘虜變成奴隸，替他們耕作服役，所以希臘社會有着典型的奴隸制度。單就五世紀左右的雅典來說，全部人口約四十萬，其中奴隸便佔二十五萬左右，而在十五萬左右『自由民』之中約佔半數的婦女大半還是處於半奴隸的地位。勞動盡堆在奴隸的肩上，奴隸主便『自由』了，可以從事於政治統治，侵略戰爭，創作詩歌藝術，或是經營費力少而獲利大的工商業。希臘文化主要地是一個統治階級的文化，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當時希臘並非一個統一的國家，外來征服的民族各就他們的盤踞地建立許多小城邦。每小城邦的人口不過由幾萬人到幾十萬人。政體各邦不同，在同一城邦，前後也常有變動。比如在雅典，先是君主專政，其次是貴族多頭專政，後來變成民主。這變動的原因待下文再說，先說這些城邦中兩個突出的，雅典和斯巴達。斯巴達強盛，由於它的勇敢好戰的民性和它的嚴明的軍事化的紀律；雅典強盛，由於它把守着希臘東海岸的大門，交通方便，商業發達，經濟富裕，因而文化也發展得特別快。這兩大城邦由於利害的衝突，常處

於敵對的地位。

在五世紀初葉，希臘半島遭遇到它的最強大的敵人，由東方來的波斯。波斯人屢次大舉進攻希臘，由於雅典和斯巴達的暫時合作，才把波斯人打退。從此以後，雅典以一個有商業而且有海軍的國家，向小亞細亞一帶擴張，便掃清了障礙。它早已在這一帶進行殖民，經過大勝仗之後，國勢強了，便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情形頗類似瓦特盧戰爭後的英國。

成了殖民帝國，雅典社會便起了劇烈的變動。在經濟方面，生產方式由農業的進而為工商業的。工商業發達，社會繁榮了，新興的擁有工商業資本和利潤的奴隸主就猛然抬頭，而原來的貴族奴隸主的勢力便日趨沒落。這情形也和產業革命時代的英國相似。這新興階級與原有特權階級的對立在政治上當然要引起劇烈的鬥爭。當時希臘各城邦大約都有兩大政黨，一是貴族黨，一是代表新興階級的民主黨，其為奴隸主則還是相同的。斯巴達比較落後，貴族黨仍佔勢力，雅典比較進步，民主黨逐漸佔優勢。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便處在雅典的這個大轉變時代，舊奴隸主的貴族統治變為新奴隸主的民主統治的時代。波斯戰爭結束了，斯巴達和雅典又衝突起來，釀成綿延五六十年之久的帕羅彭迤斯戰爭（紀元前四三〇至四〇〇）。這衝突的原因之一就是兩大政黨的對立。斯巴達的仍佔優勢的貴族黨要支持雅典的正在衰落的貴族黨，摧殘民主運動，免得它蔓

延。戰爭的結果雖是斯巴達勝利，雅典貴族黨的力量究竟薄弱，扶不起來；儘管斯巴達支持它，它從民主黨掠回政權的企圖終歸失敗。在這場鬥爭中，雅典貴族黨的領袖是克里提阿斯，而這人正是柏臘圖的母親的表兄，蘇格拉底弟子。由此可知這師弟兩人是站在雅典貴族黨一方面的。

希臘文化的大形勢——當時經濟政治的背景大致如上所述。文化是隨着經濟政治而轉移的。由於民族血源的接近和交通的頻繁，希臘各城邦雖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機構，卻有一個『大希臘』的民族意識和一個公共的文化傳統。這文化傳統是從希臘多神教出發的。遠在有史以前，希臘人已經有一套完整的神話，對於自然現象作一些原始人的解釋。這神話把世界歸於神的創造，也歸於神的統治，而『神』是按照『人』想像出來的，神在各方面都類似人，只是比人高一層，或則說，神是『人』的理想化。神有階級等差，各有職掌，也正反映希臘政治階層的體系。希臘各種藝術都圍繞着希臘宗教信仰。單就文學來說，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作品是荷馬史詩，也是最早的希臘神話傳統的寶庫。像宗教信仰和一般文化傳統一樣，荷馬史詩並不產生於希臘本土。荷馬有無其人，近代學者頗存疑問，這裏姑且不談。至於從他得名的兩部史詩卻經多數學者公認，是在紀元前九世紀左右，由地中海東岸小亞細亞一帶流傳到希臘的。它們顯然是許多民間傳說的集成，這就是說，

在它們以前，早已有一些故事在民間流傳很久，後來由荷馬或是旁人把它們綜合起來加以剪裁潤色的。荷馬史詩原來也只在口頭流傳，寫成定本據說是由六世紀一位雅典政治家發起的。原始社會教育材料少，這兩部史詩幾乎等於希臘人的公共教科書，大家都拿來歌誦講演。我們假想中國只有三國演義和水滸兩部書，便可以想像荷馬史詩在早期希臘社會中有多麼大的勢力。比荷馬稍後而幾與荷馬齊名的詩人是赫西俄德，工與日和神譜的作者。

這是一位平民詩人，作風漸趨寫實，題材也由英雄戰爭轉到農工的日常生活。繼承着荷馬和赫西俄德的傳統，從八世紀到五世紀之間，希臘產生了許多抒情詩人，歌頌神和英雄乃至酒和女人。其中酒神祭的歌頌逐漸發展為戲劇，到了六世紀和五世紀之交，雅典的悲劇便達到希臘本土文學的峯頂。最傑出的三大代表作者是埃斯庫羅斯，蘇非克利斯，和幽里庇第斯。演戲是雅典每年祭神節的一個重要節目，表演是露天的，而看戲是雅典公民的一個宗教的和政治的義務，所以一場戲的聽衆往往有幾萬人之多。演的戲以悲劇為主，喜劇只是一種餘興。到了悲劇盛極之後，雅典產生了一個傑出的喜劇家，亞里斯多芬。這個戲劇鼎盛時代正當雅典黃金時代，所謂庇瑞克利斯時代，也就是希臘戰勝波斯而雅典擴張為殖民帝國的時代。

悲劇發展到了幽里庇第斯就算到了盡頭。他本人已象徵着時代的劇變，放棄了傳統觀念，對當時實際社會問題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評。他多少是站在新興階級方面，贊助民主運

動，教聽衆開始去思想，去批判。他自己也常向哲學家們登門請教。蘇格拉底比他小十二歲，而柏臘圖出生的那一年正是第二大悲劇家蘇非克利斯死的那一年（四〇六）。這個年代比較的意思着在柏臘圖寫對話的時代，希臘已在由文藝時代轉變爲哲學時代，由詩的時代轉變爲散文時代，由傳統統治的時代轉變爲自由批判的時代。這些轉變正反映着由貴族統治到民主運動那個經濟政治的大轉變。

哲學雖是盛於五世紀，卻不起於五世紀。由於實際的需要，交通的頻繁，和東方斐尼基，波斯，埃及各民族的接觸，各種科學在希臘早露萌芽了。由於初期研究對象是自然現象，是要爲控制自然而去瞭解自然，希臘哲學思想在起源時大體是唯物物的，就連神話所表現的神的觀念也還大體是唯物物的。後來蘇格拉底和柏臘圖一派學者，一方面由於接受了庇塔哥拉斯派神祕主義的傳統，一方面由於側重概念和理式，把感官世界和理性世界分成兩概，唯心的色彩才逐漸濃厚。這兩派思想當然常在激烈鬥爭中。

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常是聯在一起的。柏臘圖和蘇格拉底的鬥爭對象是一批叫做蘇非斯的學者。『蘇非』（Sophia）字源本義是『智慧』或『知識』，就是哲學（Philosophia）一字的後半（哲學原義是『愛智慧』），所以本無壞義，但是由於蘇格拉底在一般人心裏釀成對於這批學者的壞印象，他們在中文譯詞中便成爲『詭辯家』了。希臘哲學極盛於五世紀與四世紀之交，由於辯論風氣盛行；辯論風氣之所以盛行，由於詭辯家講起，詭辯家

之所以譁起，又由於新興階級勢力的上升與民主運動的膨脹。所以詭辯家對於希臘哲學的興盛有極大貢獻，而且是經濟政治變動的結果。這批學者們在大體上代表新興的擁有工商資本而推進民主運動的那個階級。這新興階級需要知識，尤其需要民主政治活動所必需的武器——演說和辯論。詭辯派學者們就以傳授這種知識技能爲他們的職業，開館授徒，研究怎樣說話，才可以在法庭上勝訴，在公開演講中博得羣衆的擁護。所以他們的任務是無異於替貴族特權階級訓練政敵。這當然與貴族階級利益相衝突。立場不同，思想也就必然異趣。詭辯派學者大半是『維新』人物，對貴族階級所尊敬的传统不惜批評，最顯著的例子是對神話加以科學的解釋，說明神是人爲着自然需要所假設的（參看斐德若篇），因此就威脅到希臘舊社會的基礎——神權。舊派想法以爲一切是非善惡都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一成不變，而且不容置辯。詭辯派學者們卻否認這絕對標準，對於是非善惡多少持有辯證的看法，所以就得到『顛倒是非』的罪名。在動盪的社會中，投機取巧的人往往很多，詭辯家行伍之中良莠不齊，當然也在所不免。當時商業化盛行，學術也受了它的影響，詭辯家們之中也確有人爲着『發家致富』而不擇手段的。他們取很高的學費，自認是『因勞取值』，但是舊派學者們卻以爲這喪失了『學術的尊嚴』，加以冷譏熱嘲（參看大希庇阿斯篇）。蘇格拉底和柏臘圖都是護持貴族階級的舊派學者，所以和詭辯派處於敵對的地位。我們讀柏臘圖，要隨時把這個新舊衝突記在心裏。

蘇格拉底與柏臘圖——這師弟兩人是分不開的。蘇格拉底討論過一生的哲學，卻沒有寫過一部書；柏臘圖寫過四十篇左右對話，其中有三十五篇中主講者是蘇格拉底。我們關於蘇格拉底哲學的知識幾乎全是從柏臘圖對話裏得來的（克塞納芬的回憶錄，會飲篇等著作裏也記錄了一點）。在這些對話裏蘇格拉底所說的話究竟是蘇格拉底自己的呢？還是柏臘圖的呢？學者們意見紛歧，我們也不能妄加臆斷，我們只能說這兩人的思想是不能分開的。

如論身世，這兩人卻有顯著的分別。蘇格拉底的父親是石匠，母親是助產婆，還算是由勞動階級出身的。他一生境遇很貧，生活一向極簡樸，可是除了三次參軍之外，我們也看不出他有固定的職業。他白天裏都在雅典街頭浪遊，聚集一些青年們討論各種哲學問題。他的聽衆中有貴族，有詭辯派學者，也有奴隸（墨諾篇可證）。他講的是人生大道理，可是從來不愛用堂皇的抽象字眼，老是在談鞋匠，鐵匠，廚夫，桌子，湯罐之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平常人和平常事物，以淺喻深，由近及遠。他的目的在教育青年，可是向來不以教師自居，裝着一副愚昧無知的樣子，對一個問題老是發問，讓對方發表意見，然後就那意見再追問下去，一直問到對方無詞以對，自認錯誤爲止。他常愛拿他母親的職業

自此，他對於思想只盡助產催生的任務。他的發問並不是無目標無方法的。他總是愛用兩種程序：一是綜合，把現象推原到原理，把感性知識提高到理性知識，找到概念，因而對所討論的事物下明確的定義；一是分析，把全體割成部分，探求部分與部分以及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條理。這兩種程序合在一起，他叫做『辯證術』，而且常說這是他所追求的最高的學問（參看斐德若篇後部）。

從柏臘圖和克薩納芬的記載看，蘇格拉底是一位看來頗怪而實在和藹可親的人物。他很受雅典青年的愛戴，是不為無因的。但是他的弟子屬於貴族階級的究竟比較多，在大體上他是不同情於新興民主運動的。他是一位幽默大家，話裏往往有刺，尤其對於詭辯派學者們。所以他和詭辯派的鬥爭是很尖銳的。到了三九九年，在民主黨當權的時候，詭辯派的代表萊康和民主黨的代表安尼圖斯便以違反宗教和毒化青年兩大罪狀，在雅典法庭控訴蘇格拉底。他申辯無效，便因此判了死刑。這案件在他的門弟子中間留下極慘痛的紀念，看辯護篇，克里托篇，斐多篇那幾篇描繪臨刑前後的對話就可以知道。我們可以說，柏臘圖的大部分對話都受着這個慘痛記憶的染色。

柏臘圖是由雅典一個有名的貴族出身，父母兩系都可以溯源到舊朝代的國王或執政，在五世紀後半貴族與民主兩大政黨鬥爭，貴族黨有幾個領導人物都是他的母系親戚。他早年受過很好的教育，在文學和數學兩方面下的工夫最深，對於過去希臘各派哲學思想也很